

## 柳宗元博学宏词登第及游邠宁的时间考

尹占华

(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,甘肃 兰州 730070)

[摘要]柳宗元博学宏词登第有贞元十二年、十三年、十四年三说,究竟哪一种说法符合实际?本文认为柳宗元博学宏词登第在贞元十二年。其应宏词不中则是在贞元十一年《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》也是此年作。本文又认为柳宗元游邠宁是进士及第之前的事,在贞元八年。

[关键词]柳宗元;博学宏词;邠宁

[中图分类号]I206.2

[文献标识码]A

[文章编号]1008-4630(2010)02-0005-03

柳宗元贞元九年进士登第,各书所载皆同,毫无问题,但哪一年博学宏词登第,却有三种说法。张敦颐《柳先生历官纪》云:“(贞元)十二年求博学宏词,十三年中宏词科,十四年为集贤殿正字”<sup>[1]</sup>;徐松《登科记考》系柳宗元贞元十二年宏词登科,施子愉《柳宗元年谱》则系于贞元十四年。柳宗元《与杨诲之第二书》云:“吾年十七求进士,四年乃得举。二十四求博学宏词科,二年乃得仕。”柳宗元二十四岁为贞元十二年。《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》卷三六王俦补注:“贞元十二年,公年二十四。贞元十四年,公得集贤正字。”语焉不详,并未明确贞元十二年应博学宏词是否登第。对于柳宗元的上述一段话因此便有几种理解:一种意见是二十四岁求博学宏词未及第,柳宗元有《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》,便为此落第而作,一年后即贞元十三年宏词登第,十四年授官为集贤殿书院正字。另一种意见为:贞元十二年求博学宏词未第,“二年乃得仕”即于贞元十四年宏词登第并授官。第三种则理解为:二十四岁求博学宏词即意味着登第,然二年后即贞元十四年方得官。究竟哪一种理解方是作者本意呢?单从上述一段话出发解决不了问题,必须再找其它依据。

《文苑英华》卷一一八李程《披沙拣金赋》题下注:“贞元十二年宏词。”可知《披沙拣金》为贞元十二年博学宏词所试赋题。同作者有柳宗元、席夔、张仲方,限韵同。《登科记考》卷一四将上述四人皆系为贞元十二年博学宏词登第者。当然也有可能柳宗元贞元十二年应宏词试而未第。再考

刘禹锡《为鄂州李大夫祭柳员外文》云:“昔者与君,交臂相传,一言一笑,未始有极。驰声日下,鹭名天衢,射策差池,高科齐驱。”(《刘梦得文集》外集卷一〇)此鄂州李大夫为李程,由“高科齐驱”之语观之,李程与柳宗元同年宏词登科。李程即于贞元十二年宏词登第,柳宗元宏词登第也应在贞元十二年。可知柳宗元贞元十三年、十四年宏词登第之说皆非是。

然由柳宗元《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》可知,他曾应博学宏词未第,时间自当在贞元十二年之前。《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》《新刊诂训唐柳先生文集》卷三六韩醇注云:“《新史年表》崔同尝为大理少卿,崔锐尝为大理卿,然皆不见于传。公此书盖未中博学宏词时作。其书谓‘向应此科,其不知我者,遂排逐而委之’,时贞元十二、三年间也。”所引当为《宰相世系表》。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二下》载崔锐,大理少卿,亦非大理卿,故此崔大卿,崔同与崔锐皆非是,年代亦不相合。陈景云《柳集点勘》卷三云:“柳子年二十四,求博学宏词,二年乃得仕。此启盖初试不利后作,贞元十三年也。唐制,试吏部者,皆考功主其事。子厚应宏词试时,适崔卿已自考功迁大理,故深以不遇知己为恨,而更求其抚荐于再举耳。崔卿名傲,历右丞,卒。又按傲迁右丞,宰相赵憬所擢也。贞元十三年,傲方官丞辖,而此题仍称前官,当更考之。”<sup>[2]</sup>陈景云考出此大理崔大卿为崔傲,甚是。但云崔傲贞元十三年转官尚书右丞,柳宗元应宏词不第也在贞元十三年,则非是。故陈氏疑惑于此启为何仍称崔傲为崔大卿而不称其

崔右丞。《旧唐书·赵憬传》：“初，憬廉察湖南，令狐铨、崔微并为巡属刺史，铨尝历中书舍人、礼部侍郎，微久在朝列，所为或亏法令，憬每以正道制之。铨、微密遣人数憬罪状，毁之于朝。及憬为相，拔微自大理卿为尚书右丞。铨先贬官为别驾，又擢为吉州刺史。时人多之。”<sup>[3]</sup>是为贞元十二年事，可知贞元十二年崔微由大理卿迁为尚书右丞。博学宏词为吏部科目选，由吏部官员主之，一般由吏部郎中或吏部员外郎主持，也有时由他官临时代理。崔微任吏部郎官当在贞元十二年前，然史无明文。沈晦《四明新本河东先生集后序》有一段话，对于考出柳宗元何年宏词登第很重要，云：“曾丞相家本，篇数不多于二本，而有邢郎中、杨常侍二行状，《冬日可爱》、《平权衡》二赋，共四首，有其目而亡其文。”<sup>[4]</sup>四篇佚文虽不可见，然知其篇目也很关键。《平权衡赋》为贞元九年进士试赋，是年柳宗元进士登第。韩愈有《省试学生代斋郎议》，为试博学宏词时所作。洪兴祖《韩子年谱》引《科第录》：“（贞元）十一年，试《朱丝弦（绳）赋》、《冬日可爱》诗。”方崧卿《韩集举正》卷五以《学生代斋郎议》为贞元十一年作，魏仲举《五百家注昌黎文集》卷一四、朱熹《韩文考异》卷五则以为贞元十年作。《文苑英华》卷七六五亦收此篇，于韩愈名下注：“贞元十一年。”可知《省试学生代斋郎议》也是贞元十一年博学宏词试题，有的书脱却“一”字，以致有歧。柳宗元既然作有《冬日可爱》诗（沈晦云为赋，当误），自当是应博学宏词之作，可证柳宗元初应博学宏词在贞元十一年，然未第。韩愈亦于此年试博学宏词，也未及第。疑刘禹锡即于贞元十一年博学宏词登科。

或曰：柳宗元之父卒于贞元九年五月，贞元十一年守父丧未滿，可以参加考试吗？曰：可以。守丧只是不从政做官，也不参加娱乐性活动，并非什么事都不能做。而考博学宏词仅是取得做官资格，并不意味着马上做官。宏词及第后可能很快得官，也可能仍要等一段时间。如柳宗元即宏词及第后二年方得官。《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》即作于贞元十一年。崔微贞元十二年已由大理卿迁尚书右丞，则其贞元十一年其在吏部任职，时间上正相合。崔微也就是在贞元十一年迁大理卿，此文也因此称其大理崔大卿。由文义观之，并非崔微不录取柳宗元，而是崔微先被任命主持博学宏词考试，柳宗元因而走了他的关系，可是试前崔微又转官大理卿，考试改由他人主持，结果柳宗元落选。故此文仍对崔微表示谢意。

可知施子愉《柳宗元年谱》定柳宗元贞元十二年应博学宏词未第，贞元十四年宏词登第，《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》为贞元十二年上大理崔卿作，皆非是。

柳宗元《段太尉逸事状》云“宗元尝出入岐、周、邠、潁间，过真、定，北上马岭，历亭鄣堡戍”，然其何时游历邠宁，也是一个问题。柳宗元《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》云其叔父柳某：“无何，朔方节度使张献甫辟署参谋，受大理评事，赐绯鱼袋，改支度判官，转大理司直，迁殿中侍御史，加支度营田副使。此公从政之大略也。”张献甫实为邠宁庆节度使，称其朔方节度使，盖以“朔方”泛称北方。《旧唐书·张献甫传》：“贞元四年，迁检校刑部尚书、兼邠州刺史、邠宁庆节度观察使。”直至贞元十二年五月去世。又《德宗纪下》：“（贞元四年）秋七月庚戌，以左金吾将军张献甫为邠宁节度使。”柳宗元叔父一直在张献甫的邠宁庆节度观察使府任职，将柳宗元游邠宁与其叔父任职邠宁联系在一起是甚有见地的。然其叔父在邠宁任职时间甚长，有九年之久，仍无法确定柳宗元游邠宁的具体时间。施子愉《柳宗元年谱》定柳宗元游邠宁在贞元十年左右，云：“按《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》云：‘……贞元十二年，岁在景子，正月九日壬寅，遇暴疾，终于私馆，享年五十。痛矣。夫人吴郡陆氏，洎仲弟综、季弟续、冢侄某等，抱孤即位，牵率备礼，只奉裳帷，归于京师。’是贞元十二年正月宗元叔父卒时，宗元尚在邠州。《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》又云：‘小子常以无兄弟，移其睦于朋友，少孤，移其孝于叔父。天将穷我而夺其志，故罔极之痛仍集焉。’”<sup>[5]</sup>此说却无理。其叔父卒于邠州，柳宗元曾护丧归长安，这些都是不错的。然邠州距长安不远，柳宗元即使闻知其叔父去世（或病危）即赴邠州，一个月内足可往返，安知其一直在邠州？柳宗元贞元九年进士及第，依常理论，进士及第后即准备应吏部试，并广泛结交政界人物，为入仕做准备，这一段时间是不可能出游邠宁的。再说，柳宗元自其父亲去世，家中尚有老母在堂，宗元又无兄弟，怎可能较长时间地滞留于外？故其游邠宁是进士及第之前事。其叔父既在邠宁任职，因工作关系来往于宁州、庆州等地，柳宗元往邠州省亲，遂随其叔父赴宁州、庆州，得以访知段秀实逸事，当是最合乎情理的推断。故柳宗元游历邠、

宁、庆等地,当在贞元九年之前,而非进士及第之后。《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》说“窃自冠好游边上”柳宗元二十岁为贞元八年,其游邠宁当即在此年。《送苑论登第后归觐诗序》云:“八年冬,余与马邑苑言扬联贡于京师”,可知柳宗元是作为乡贡进士入京参加礼部考试的。贞元八年其在邠州,因其叔父的关系,是年冬被推荐入京参加礼部进士试,正是顺理成章的事。

顺便说及,柳宗元《段太尉逸事状》“宗元尝出入岐、周、邠、潁间,过真、定,北上马岭”,中华书局版《柳宗元集》此文“真定”二字间不断开。因此篇是柳宗元很著名的文章,各种选本都有选录,于“真定”或不加注,或云“真定”为“真宁”之讹,或云为“安定”之讹,莫衷一是。此“真定”自然不是镇州常山郡之真定,彼属河北道,不属关内道。“真定”实指两地,“真”指真宁,“定”指定平,皆为宁州属县。故“真定”二字不误,但二字之间应断开,与上文“岐、周、邠、潁”一例。《新唐书·地

理志一》宁州彭原郡:“真宁,紧。本罗川,有要册湫。天宝元年获玉真人像二十七,因更名。”“定平,上。武德二年析定安置,后隶邠州,元和三年复来属,四年隶左神策军。有高遮城,唐末以县置衍州。”马岭则在庆州。《旧唐书·地理志一》庆州:“马岭,隋县治天家堡,贞观八年移理新城,以县西有马岭阪。”《旧唐书·张献甫传》载献甫为邠宁庆节度使时,“乃于彭原置义仓,方渠、马岭等县选险要之地以为烽堡”,即此地。

#### [参考文献]

- [1] 柳宗元集校点组.柳宗元集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9.1 431.
- [2] 陈景云.柳集点勘[M].蟬隐庐印行.1936.
- [3] 刘昫.旧唐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3 778.
- [4] 柳宗元集校点组.柳宗元集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9.1 445.
- [5] 施子愉.柳宗元年谱[M].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1958.16.

##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Time of Liu Zongyuan Pass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Boxuehongci (博学宏词) and Traveling Binning

YIN Zhan-hua

[责任编辑 韩文奇]